

长长的路
我们慢慢走

余光中
著



长长的路
我们慢慢走

余光中
著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长的路 我们慢慢走 / 余光中著. -- 北京 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7.12

ISBN 978-7-5194-3678-0

I . ①长… II . ①余… III 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8564 号

本著作物经北京阅享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代理,
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, 在中国大陆出版、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。

长长的路 我们慢慢走

著 者: 余光中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策 划: 紫图图书 ZITU®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装帧设计: 紫图图书 ZITU®

责任印制: 曹 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50 (咨询), 670788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

印 刷: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90 千字

印 张: 9.75

版 次: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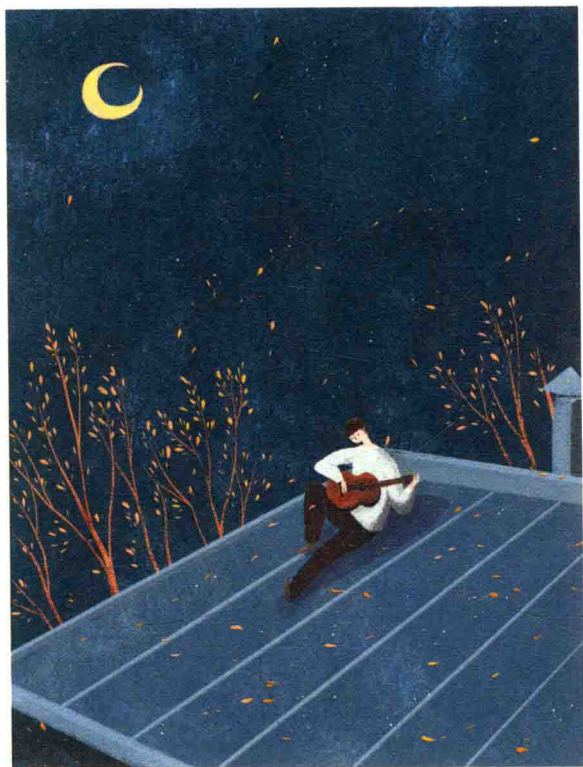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4-3678-0

定 价: 49.90 元



那平行的双轨一路从天边疾射而来，
像远方伸来的双手，要把我接去未知；
不可久视，久视便受它催眠。



他的心境，是企慕，是向往，
是对于一种不可名状的新经验的追求。
那种向往之情是纯粹的，为向往而向往。



秋是一种不可置信而居然延长了这么久的奇迹，
总令人觉得有点不安。



得不到的，果真是更可爱吗？
然则灵魂究竟是躯体的主人呢，
还是躯体的远客？

目录

CONTENTS

南半球的冬天。 第一章

你是旅客，短暂也是永久的，
血肉之身也是形而上的。
现在你终于不忙了，
似乎可以想一想灵魂的问题，而且似乎会有答案。

- 听听那冷雨 / 一位英雄，经得起多少次雨季？ 002
- 望乡的牧神 / 那年的秋天像一段雏形的永恒 010
- 众岳崢嶸 / 宇宙之大是人人所共有的 026
- 山色满城 / 那三亿五千万年的巨灵醒在半空中 030
- 雨城古寺 / 你是旅客，短暂的也是永恒的 041
- 不朽，是一堆顽石 / 什么都不说，却说得最多 055
- 南半球的冬天 / 一杯酒握着，不知该邀谁对饮 069
- 伊瓜苏拜瀑记 / 瀑布的一生是一场慢性的自杀 077

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◦ 第二章

所谓恩情，
是爱加上辛苦再乘以时间，
所以是有增无减，
且因积累而变得深厚。

何以解忧 / 悲哀因分担而减轻，

喜悦因共享而加强 092

日不落家 / 人生有一个半童年 107

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/ 我深深怀念那个摩肩抵肘的时代 117

我的四个假想敌 / 女儿是父亲的 127

天方飞毯，原来是地图 / 地图是地球的画像 135

九九重九，究竟多久？ / 一个人真有天才，
就得省着点用 148

地图 / 既然娶到这个岛屿为妻，

就该把蜜月过长 153

寂寞是最耐听的音乐 ◦ 第三章

人生一世，
贪嗔兼痴，
自有千般因缘，种种难舍。
雪泥鸿爪，谁能留得住，记得清呢？

- 牛蛙记 / 寂寞，是最耐听的音乐 162
- 花鸟 / 美也是有代价的 171
- 沙田山居 / 山什么也不说，
只是鸟雀争噪泄漏了他愉悦的心境 178
- 尺素寸心 / 写信是对人的周到，写日记是对自己周到 182
- 催魂铃 / 旧时光里，一切都那么地久天长 186
- 娓娓与喋喋 / 善言能赢得听众，善听才赢得朋友 193
- 假如我有九条命 / 从从容容过日子，看花开花谢人往人来 197
- 朋友四型 /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朋友 202
- 借钱的境界 / 一提起借钱，没有几个人不胆战心惊的 205
- 幽默的境界 / 幽默实在是荒谬的解药 209

何时你才能面对自己 ◦ 第四章

发现自己的内心，
需要性格的力量。
唯勇敢者敢单独面对自己；
唯智者才能与自己为伴。

高速的联想 / 人进一步，神便退一步，从此，人更自由了 216

秦琼卖马 / 车性即人性 223

你的耳朵特别名贵 / 要闭起耳朵，远不如闭起眼睛那么容易 229

开你的大头会 / 观人若能入妙，更饶奇趣 233

没有邻居的都市 / 何时你才能面对自己？ 238

唯清醒可以保持自由 ◦ 第五章

人生原是战场，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住脚跟，
然而踏碎了的蔷薇犹能盛开，
醉倒了的猛虎有时醒来。
所以完整的人生应该兼有这两种至高的境界。

山盟 / 太阳抚摸的，有一天他要用脚踵去膜拜 248

猛虎与蔷薇 / 完整的人生应该拥有两种至高境界 260

逍遥游 / 唯清醒可以保持自由 264

黑灵魂 / 月光下，我窥见我们窥不见的一切 272

登楼赋 / 街上有成千上万的人，你却看不清一张脸 281

钞票与文化 / 若说诗中无钱，钱中又何曾有诗？ 289

南半球的冬天

你是旅客，短暂也是永久的，
血肉之身也是形而上的。
现在你终于不忙了，
似乎可以想一想灵魂的问题，
而且似乎会有答案。

听听那冷雨

惊蛰一过，春寒加剧。先是料料峭峭，继而雨季开始，时而淋淋漓漓，时而淅淅沥沥，天潮潮地湿湿，即连在梦里，也似乎把伞撑着。而就凭一把伞，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，也躲不过整个雨季。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。每天回家，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，雨里风里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。想这样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，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，片头到片尾，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。这种感觉，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。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，二十五年，四分之一的世纪，即使有雨，也隔着千山万山，千伞万伞。二十五年，一切都断了，只有气候，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。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，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。不能扑进她怀里，被她的裙边扫一扫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吧。

这样想时，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。这样想时，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，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，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，而是金门到厦门。他是厦门人，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，二十年来，不住在厦门，住在厦门街，算是嘲弄吧，也算是安慰。不过说到广义，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，常州人，南京人，川娃儿，五陵少年。杏花春雨江南，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。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。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，摇过去又摇过来。残山剩水犹如是，皇天后土犹如是。纭纭黔首、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。那里面是中国吗？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。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，牧童遥指已不再，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。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，究竟在哪里呢？

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？还是香港的谣言里？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？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？还是呢；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橱内，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？

杏花。春雨。江南。六个方块字，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。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，变来变去，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，那形象，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。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。太初有字，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。譬如凭空写一个“雨”字，点点滴滴，滂滂沱沱，淅淅沥沥，一切云情雨意，就宛然其中了。视觉上的这种美感，岂是什么 rain 也好 pluie 也好所能满足？翻开

一部《辞源》或《辞海》，金木水火土，各成世界，而一人“雨”部，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，便悉在望中，美丽的霜雪云霞，骇人的雷电霹雳，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，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。

听听，那冷雨。看看，那冷雨。嗅嗅闻闻，那冷雨，舔舔吧，那冷雨。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，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，清明这季雨。雨是女性，应该最富于感性。雨气空蒙而迷幻，细细嗅嗅，清清爽爽新新，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，浓的时候，竟发出草和树沐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，也许那竟是蚯蚓和蜗牛的腥气吧，毕竟是惊蛰了啊。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，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吧，那腥气。

第三次去美国，在高高的丹佛他山居了两年。美国的西部，多山多沙漠，千里干旱，天，蓝似安格罗·萨克逊人的眼睛，地，红如印第安人的肌肤，云，却是罕见的白鸟。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，很少飘云牵雾。一来高，二来干，三来森林线以上，杉柏也止步，中国诗词里“荡胸生层云”，或是“商略黄昏雨”的意趣，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。落基山岭之胜，在石，在雪。那些奇岩怪石，相叠互倚，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，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。那雪，白得虚虚幻幻，冷得清清醒醒，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，压得人呼吸困难，心寒眸酸。不过要领略“白云回望合，青霭入看无”的境界，仍须回来中国。台湾湿度很高，最饶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情调。两度夜宿溪头，树香沁

鼻，宵寒袭肘，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籁都歇的岑寂，仙人一样睡去。山中一夜饱雨，次晨醒来，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，冲着隔夜的寒气，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，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，曲曲弯弯，步上山去。溪头的山，树密雾浓，蓊郁的水汽从谷底冉冉升起，时稠时稀，蒸腾多姿，幻化无定，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，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壑，要纵览全貌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至少入山两次，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，回到台北，世人问起，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闲，故作神秘之外，实际的印象，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。云缭烟绕，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，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。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，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。而究竟，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，还是中国的山水上纸像宋画。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？

雨不但可嗅，可观，更可以听。听听那冷雨。听雨，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，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。大陆上的秋天，无论是疏雨滴梧桐，或是骤雨打荷叶，听去总有一点凄凉，凄清，凄楚，于今在岛上回味，则在凄楚之外，更笼上一层凄迷了。饶你多少豪情侠气，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。一打少年听雨，红烛昏沉。两打中年听雨，客舟中，江阔云低。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，这便是亡宋之痛，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：楼上，江上，庙里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。十年前，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。雨，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，窗外在喊谁。